



钱基博著作集

韩愈志

钱基博 著

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钱 基 博 著 作 集

韩 愈 志

上 海 古 籍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韩愈志/钱基博著.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4

(钱基博著作集)

ISBN 978-7-5325-6205-3

I. ①韩… II. ①钱… III. ①韩愈(768~824)—文学
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393号

钱基博著作集

韩愈志

钱基博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邮政编码200020)

(1)网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网网址: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130,000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978-7-5325-6205-3

K · 1481 定价: 12.00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钱基博(1887—1957),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著名学者、教育家。

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輿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

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从三十多岁时出版的《语体文范》到四十多岁时出版的《国学文选类纂》、《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等一系列著作,钱氏在学术上的所作所为均有推广和规范传统学问的意旨。在研究传统学问的同时,又力图使其成为普通知识人的日常所需,这构成了钱氏治学的另一特色,而这种特色又反过来使得钱氏的著作成了普通读者迈进国学门槛的绝佳指引。

钱氏一生著述甚多,《国学必读》、《经学通志》、《古籍举要》、《中国文学史》、《孙子章句训义》、《文心雕龙校读记》、《读庄子天下篇疏

记》、《四书解题及其读法》、《周易解题及其读法》等均可看作其在学术上的代表作品。此次所出版的《钱基博著作集》，以收录钱氏有代表性的单行著作为主，同时选收具有学术意义的代表性论文。其中《周易解题及其读法》、《四书解题及其读法》、《老子道德经解题及其读法》、《文史通义解题及其读法》、《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五种合为一编，名为《国学要籍解题及其读法》。诸书所用底本，皆经精心选择。为适应现代阅读习惯，均改以简体横排，同时对原书所用的不符合现代习惯的标点符号进行了处理。对于原来存在较大问题的书，如《文心雕龙校读记》，由于原书夹注中并无点断，几至无法阅读，则重新进行了校点。诸书中所引的重要引文均进行了核校，除去一些明显的错字、古今字、繁简字径改之外，对原书文字的改动均用页下注的形式标明，以存原貌。对于那些可能引起误解的繁简字、异体字等，则不行简化，皆保持原样。钱氏的著作是普通读者学习国学很好的入门途径，相信我们的工作将会对广大读者大有裨益。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年5月

目 录

叙目	1
古文渊源篇第一	7
韩愈行实录第二	31
韩愈佚事状第三	45
韩友四子传第四	53
韩门弟子记第五	67
韩文籀讨集第六	93
附录：韩集论汇录写目	111

叙 目*

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然余读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谓：

东汉以来，道丧文敝，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拔。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方髫年肄诵及此，何尝不忝慕愈为人，徘徊往复，伟其议论文章。既而齿差长，闻见稍广。读唐宋人杂记，其中有涉愈者，微言讽刺，不少概见，而知言之覈，相符实难，而愈之过不彰。又读陈子昂、元结、独孤及、萧颖士、李华诸家文，上承齐、梁浮靡之习，始湔除繁滥，矫以疏朴。而《旧唐书·愈传》亦言：

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扬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

盖独孤诸公之于愈，如陈涉、项羽之启汉高焉！而知文章之变，其渐有自。而愈之名独盛，诚窃叹知人论世之难。孟子有言：“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盖慎之也。因就睹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

* 据商务印书馆 1935 年版校印。

趣，成为是志，凡六篇：曰《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文籀讨集》第六。独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几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然韩氏不云乎：“唯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袭。”而吾是志，所自得意者，诚非已出之难，而铨裁之难。会稽章实斋言：

文士撰文，惟恐不自己出；史家之文，惟恐出之于己；其大本已不同矣！史体述而不造，史文而出于己，是为言之无征。无征，且不信于后也！

此明文史之所以异。而吾志，则史之流也。尝读《太史公书》点窜内、外《传》、《战国策》诸书，遂如己出。班氏袭用《史记》，微有增损，而截然为两家。斯如制药冶金，随其熔范，形依手变，性与物从，神明变化，何嫌剽袭！泾县包慎伯自诂所作《谷阿西传》，采录其奏议三篇，以文笔芜靡不及其意，而一加润色，又恐与国史互异，致启后人之疑，故止为之删削移动，较量篇幅，十不存五，而未曾改易一字，醇茂痛快，顿可诵读。既与原文殊观，又不乱以己意。未尝不有味乎其言。仆弩劣不文，无能为役，而铨裁成书，别出机杼，文词尽非己出，神明依然故吾。昔贤可作，愧不以剽袭为讥乎！

自宋有吕大防《文公集年谱》一卷，程俱《韩文公历官纪》一卷，洪兴祖《韩子年谱》五卷，金堂樊汝霖因之成《韩集谱注》四十五卷，又集其碑志、祭文、序谱之属为一编，曰《韩文公志》五卷，莆田方崧卿增考洪兴祖《谱》，且撰《举正》以考其同异，凡十卷。诸家之书具在，独佚樊汝霖《志》及《年谱注》。而留耕王氏伯大倅剑南时，取樊氏《志》及《年谱注》，与《洪氏兴祖年谱辨证》参附正集本文之下，辄亦得窥崖略。斯以考韩愈之行实者备矣！而重有待于吾之一志者。诚以诸家之于韩愈，如孔颖达之疏《五经》，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违，曲相弥缝，《春秋》为贤者讳之义也。而吾之志愈，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其文则史，此所以别出诸家而自成一书。顾或者谓：

神之与怪，尼父不语。而吾子载笔，乃云：东阿梦托，仲卿序其文。金甲降神，愈愿从之讨。弄玉不死，重嫁于下贤。神君迁都，属记有长吉。凡此之类，事出不经，儒者所羞道，而言之无忤，徒长巫风，无裨监戒。

是诚不然！窃谓鬼神德盛，著称《中庸》。《明鬼》有篇，亦见《墨子》。一切心造，何幻不真。在我尽斥曰迷信，古人自征其实有。倪必执我之所不悦，而武断古人之所遇，摈绝之而不书，宁所以昭实录。所以《左氏春秋》不废神鬼，亦以典籍攸征，未可以意废削。语曰：“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存之。”仍其旧录，按而不断，其信其否，付之读者。匪云神道设教之义，庶几史家传疑之旨。曰信其有，匪我思存也！或又谓：

房乔《晋书》，侈陈琐闻，比于小说，鄙俗所喜。君子讥之，谓未识大也。吾子旁摭稗官，好为诡诞，宁曰文人之好奇，无乃诒讥于不贤歟？

则又不然！伊古人物，臧否何常。大节攸关，庸存矫饰。性情所系，或验细端。学书学剑，已觐项王之雄。负我负人，足征阿瞒之悖。昔在《顾虎头》图写特妙，而为裴楷象颊上加三毛，观者觉神明殊胜，乃曰：“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耳。”绘事如此，文亦有然。於戏！此稗官识小所以不废，而君子观人必于其微也！然而援引所及，必明据依。采摭攸存，不废伪托。子厚《龙城》之录，刘斧《青琐》之议，虽论者斥其驾名，而宋贤已见援据，亦征传说之有自，而采葑菲所不弃焉！

昔孔子论史记旧闻而次《春秋》，约其辞文，鲁君子左丘明惧学者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著二百四十年本末，成《左氏春秋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别为《春秋外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信圣人之羽翮，而述者之冠冕也！仆纂《韩愈志》既卒篇，重采唐、宋、元、明、清人文集、札记之论文及于韩愈者，成《附录》，曰序之属、跋之属、考论之属、书之

属、杂记之属，别写为目，部居类次，以资参考。其中讎订板本，参证行事，取与吾志之言相为经纬，以拾遗补阙，明一家之学，如左氏《春秋》之有外传焉！於戏，会稽章实斋氏不云乎：

古人最重家学。叙列一家之书，凡有涉此一家之学者，无不穷源至委，竟其流别。所谓著作之标准，群言之折衷也。

余故备集睹记，不惮烦琐，利钝毕著，义蕴究宣矣！

昔裴丞相《与皇甫湜书》论唐中叶以前文家，而于韩愈独致贬词。又《寄李翱书》曰：

文人之异，在品格之高下、思致之浅深，不在其磔裂章句、隳废声韵也。昌黎韩愈，恃其捷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可矣乎！

而愈之名作，莫如《淮西》一碑，然柳宗元驳之曰：

韩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餐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韩碑》兼有冒子，使我为之，便说用兵讨叛矣！

又以碑文归美裴相，时论不平。宪宗磨之以命段文昌。而与愈并世，文章有名者，则有裴相、段文昌、权德舆、元稹、刘禹锡之流，上承燕、许，力摹汉京，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单字复谊，杂厕相间，其势不如愈雄。而好整以暇，别饶风致。故知愈在当日，未能俯视群流也！徒从日盛，遂称宗师。而明之何大复，乃曰：“古文之法亡于韩。”誉者不免溢量，诋者亦未为尤。平情而论，近推余杭章炳麟氏。其言曰：

北朝更丧乱久，文章衰息，浸已绌于江左，魏收、邢子才刻意尚文，以任沈为大师，终不近。会江左文体亦变。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蜚色，其质素丑，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陵夷至于唐世，常文蒙杂，而短书蝶慢，中间亦数改化，稍稍复古，以有韩柳，自任虽夸，顾其意岂诚薄齐、梁耶！有所欲于

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轶丽，而只党莽不就报章，欲因素功以为绚乎？自知虽规陆机、摹傅亮，终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趋彼耳！（《与人论文书》）

则是韩愈善用北人之所长也。炳麟又曰：

北方流势本拥肿也，削而砉之，大分不出后汉。碑诔尤近。

（《与人论文书》）

退之石刻转益瑰怒。而宋世效韩氏为文章者，宋子京得其辞，欧阳永叔得其势。（《〈天放楼文言〉序》）

则是韩愈不废东京之造辞也。独抒伟议，抉发利病，信足以破门户之拘墟，而阐韩文之阃奥。徒以造论有主，不为韩发，采摭所及，遂从盖阙。掇其绪论，以当拾遗云尔！中华人民造国之十八年二月十四日无锡钱基博序记。

古文渊源篇第一

古文者，自韩愈厌弃魏晋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六经》、两汉，从而名焉者也。曾国藩《求阙斋经史百家杂钞·序目》曰：“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摒弃六朝骈俪之文，而返之于三代、两汉。”吴敏树《与篠岑论文派书》曰：“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挽之于古，始有此名。”东汉而还，文章日趋于缛绮。魏之三祖武帝、文帝、明帝。更尚文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隋书·李谔传》《请革文华书》。气无奇类，文乏异采，《文心雕龙·丽辞篇》。而跨略旧规，驰骛新作，《文心雕龙·风骨篇》。综而为论，略有三体：一则启心闲绎，托辞华旷，虽存巧绮，终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阐缓，膏肓之病。典正可采，酷不入情，此体之源出谢灵运而成也。次则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或全借古语，用申今情，崎岖牵引，直为偶说；唯睹事例，全失精彩！此则傅咸《五经》，应璩指事，虽不全似，可以类从。次则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南齐书·文学传论》。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曼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隋书·经籍志》。“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裴子野所为极讥以发《雕虫论》者也。有矫刘勰，颺起孤寒，则尝夜梦执丹漆之礼器，随仲尼而南行，寤而喜曰：

大哉圣人之难见也，乃小子之垂梦欤！自生人以来，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赞圣旨，莫若注《经》。而马、郑诸儒，宏之已精，就

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焕炳，军国所以昭明。详其本源，莫非经典。而去圣久远，文体解散，辞人爱奇，言贵浮诡，饰羽尚画，文绣鞶帨，离本弥甚，将遂讹滥。（《文心雕龙·序志》）

于是撰《文心雕龙》五十篇，论古今文体，而冠以《原道》、《征圣》、《宗经》^①三篇。自谓：

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文心雕龙·序志》）

而圣文之雅丽，精理以为文，秀气而成采，固銜华而佩实者也。（《文心雕龙·征圣》）

《楚辞》者，体慢于三代，风雅于战国，所贵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也。（《文心雕龙·辨骚》）

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文心雕龙·明诗》）

至于魏之三祖，气爽才丽，宰割辞调，音靡节平。观其《北上》众引、《秋风》列篇，或述酣宴，或伤羁戍，志不出于淫荡，辞不离于哀思，虽三调之正声，实韶夏之郑曲也！（《文心雕龙·乐府》）

至于赋者铺也，铺采摘文，体物写志也，文虽新而有质，色虽揉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然逐末之俦，蔑弃其本，虽读千赋，愈惑体要，遂使繁华损枝、膏腴害骨，无贵风轨，莫益劝戒。此扬氏所以追悔于雕虫，诒诮于雾縠者也！（《文心雕龙·詮赋》）

又以：

怆悵述情，必始乎风；沉吟铺辞，莫先于骨。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文心雕龙·风骨》）

碌碌丽辞，昏睡耳目。何者？气无奇类，文乏异彩故也。（《文心雕龙·丽辞》）

① 《征圣》、《宗经》，原作“《宗圣》、《征经》”，据《文心雕龙》乙正。

榘而论之：则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辩，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从质及讹，弥近弥澹。何则？竞今疏古，风末气衰也！……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文心雕龙·通变》）

而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文心雕龙·宗经》）

其大指归于振经诰以掇雕藻，探理道而砭文华；倪树八家古文之典则，而扫六朝俚体之缚芜者乎！特其文章好为偶对，骈四俚六，足于徐、庾外自树一帜。徐陵长书记而善言事，庾信工碑版而擅铺叙。而总挾文心，则善议论而工析理。文章为俚体之独绝，而议论则以裁骈辞之浮滥。文胜则质，人同此心，凡在有识，咸共切论。梁简文帝与湘东王论文书，有曰：

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比见京师文体，懦弱^①殊常，竞学浮疏，争为闾缓。

独裴子野事梁武帝为文，典而速，不尚靡丽，制多法古，与今文体异。《南史·裴松之传》。而今文之体于是厌。然江左宫商发越，犹贵清绮，而河朔词义贞刚，独重气质。《隋书·文学传序》。宇文代魏，创业文帝，颇欲有革于浮华。于是苏绰倡言古文。因魏帝祭庙，群臣毕至，乃受文帝命，为《大诰》，奏行之。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周书·苏绰传》。而古文之称自此始。然绰建言，务存质朴，遂糠粃魏晋，宪章虞夏，虽属词有师古之美，矫枉非适时之用，故莫能常行焉！及至王褒、庾信南国之秀，振藻北来，其体以淫放为本，其词以轻险为宗，故能夸目侈于红紫，荡心逾于郑卫。于是朝廷之人、闾阎之士，莫不忘味于遗韵，眩精于末光，犹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周书·王褒、庾信传论》。时人论文体者，有古今之异。言古文者，谓王、

① 钝，原作“纯”，据《梁书》卷四十九《庾於陵传》乙正。

庾为今文，而柳蚪以为“时有今古，非文有今古”，乃为《文质论》。《周书·柳蚪传》。流宕忘反，无所取裁。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也！周祚不永，隋有天下。文帝初统万机，每念断雕为朴。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发号施令，咸祛^①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治书侍御史李谔上书请革文华，言之刻骨。《隋书·李谔传》并《文学传序》。然而诵谔所为，辞沿俚体，自今观之，犹吾大夫，则甚矣其囿于习也。隋祚永终，乃集景命于唐。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绮句绘章，揣合低卬。故王、杨为之伯，王勃、杨炯。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虽绮丽盈前，而殊乏风骨！及玄宗好经术，君臣稍厌雕琢，索理致，崇雅黜浮，气益雄浑，则燕、许擅其宗，燕国公张说、许国公苏颋。波澜畅矣！然骈俪犹存。是时唐兴已百年，诸儒争自名家，嘤哢道真，涵咏圣涯。于是萧颖士、李华始奋起崇尚古文，贾至、独孤及、梁肃相与为之左右，而集其成于韩愈。然则导韩愈之前茅，而开古文之草路者，必以萧颖士、李华诸人为权舆也！唐之文章，至是盖再变矣！《唐书·文艺传序》。一变于张说、苏颋，再变为萧颖士、李华。

萧颖士，字茂挺，兰陵人。梁鄱阳王七世孙。敏悟夙成，四岁，属文；十岁，补太学生。梦有人授纸百番，开之，皆是绣花；又梦裁锦；因此文思大进。冯贲《云仙散录》引《文笔襟喉》。观书，一览即诵。通百家谱系书籀学。开元二十三年，举进士对策第一，父旻以莒丞抵罪。颖士往诉于府佐张惟一。惟一曰：“旻有佳儿，吾以是获谴不憾。”乃平宥之。天宝初，颖士补秘书正字，于时，裴耀卿、席豫、张均、宋遥、韦述皆先进，器其材，与钧礼，由是名播天下。奉使括遗书赵、卫间，淹久不报，为有司劾免，留客濮阳。于是尹徵、王恒、卢异、卢士式、贾邕、赵匡、阎士和、柳并等皆执弟子礼，以次授业，号萧夫子。召为集

① 祛，原作“法”，据文意改。《隋书·李谔传》作“弃绝华绮”。

贤校理。宰相李林甫欲见之。颖士方父丧不诣。林甫尝至故人舍邀颖士。颖士前往，哭门内以待。林甫不得已前吊，乃去，怒其不下己，调广陵参军事。颖士急中不能堪，作《伐樱桃树赋》《唐书·文艺传中》。曰：“擢无庸之琐质，因本枝而自庇。洎枝干而非据，专庙庭之右地，虽先寝而或荐，岂和羹之正味。”《旧唐书·文苑传下》。《唐书·文艺传》“因”作“蒙”，又无“洎枝干而非据”二句，又末句“岂”作“非”。《常州先哲丛书》刻钱唐丁氏钞《萧茂挺文集》，“因”作“蒙”，“洎枝干”作“洎群林”，“或”作“式”。以讥林甫。又曰：“每俯临乎萧墙，奸回得而肆志。”《萧茂挺文集》“肆志”作“窥觐”。盖谓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后果阶安禄山之乱。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既之官广陵，会母丧免，《唐书·文艺传中》。《旧唐书·文苑传》曰“李林甫采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见。时颖士寓居广陵母丧，即缞麻而诣京师，径谒林甫于政事省。林甫素不识，遽见缞麻，大恶之，即令斥去，颖士大忿，乃为《伐樱桃赋》”云云。似颖士居广陵母丧在得罪林甫之前，与《唐书》不同，当以《唐书》为正。流播吴越，尝谓：

仲尼作《春秋》，为百王不易法，而司马迁作本纪、书、表、世家、列传，叙事依违，失褒贬体，不足以训。

乃起汉元年迄隋义宁，编年依《春秋》义类，为传百篇。在魏，书高贵崩曰：“司马昭弑帝于南阙。”在梁，书陈受禅曰：“陈霸先反。”又自以梁枝孙，而宣帝逆取顺守，故武帝得血食三纪。昔曲沃篡晋，而文公为五伯，仲尼弗贬也。乃黜陈闰隋，以唐土德承梁火德，皆自断，诸儒不与论也！有太原王绪者，僧辩裔孙，撰《永宁公辅梁书》，黜陈不帝。颖士佐之，亦著《梁萧史谱》，及作《梁不禅陈论》以发绪义例，使光明云。史官韦述荐颖士自代，召诣史馆待制。颖士乘诣京师；而林甫方威福自擅，颖士遂不屈，愈见疾。俄免官，往来鄠、杜间，林甫死，更调河南府参军事。

倭国遣使入朝，自陈“国人愿得萧夫子为师者”。中书舍人张渐等谏不可而止。安禄山宠恣。颖士语柳并曰：“胡人负宠而骄，乱不久矣！东都其先陷乎？”即托疾游太室山。已而禄山反，颖士往见河